

劒

筭

劒筴第十三卷標目

輔下篇

凡二十事
凡三十條

觀劒

靈臺劒

凡三條

劒反桃

吳賜屬鏤劒

凡八條

越賜屬鏤劒

凡三條

偽授劒

劍怒食馱馱

杜郵劍

凡二條

嘗饋賜劍裁

縮劍

沙丘詐劍

劍盼

劍叱

拔劍嘉德殿前

不及劒

築鑲追劒

夢執劒

挺劒

劒登壇

劔筴第十三

輔下篇

有人在下
我欲輔之

筴曰咎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尼父臨
河而還故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而懼
然于不逢時之君子也嗟乎處君臣父
子之間競載驕王而像其意亂人以成
其事而後諫弗能賞既有獨嫁貞臣拂

士就死若飴惜也紫電青霜之鏑不以
刺佞諛而反以賊忠義豈非冤哉豈非
冤哉籍中所紀二三熊羆之將赤心之
臣其人莫非矢軀力于危年瀝忠貞于
版蕩卒之升誠莫亮白刃先指使勞動
無惟蓋之報寢廟興禾黍之悲千載而
下猶能令劒血新也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非居明夷之世者乎筴輔下

觀劍

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

禮公族朝于內朝親

親也雖有富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

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餞受爵以上嗣

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

人之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

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

辟尤已已諸大夫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爲笑樂也趙盾已

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荷負也畚

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自閨而出者官中之

者是也齊人謂之鍾自閨而出者門謂之

川

卷十三 輔下

三

翠樓草堂

闈其小者謂之闈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闈者知外朝在闈外內朝在闈內可知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闈

彼何者始怪何

等物之辭熟視知其爲畚乃言夫呼之不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闈乎

至

怪而呼

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

之

願君責已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音士大夫通曰子

趙盾就而

視之則赫然死人也

赫然已支解之貌

趙盾曰是

何也曰膳宰也

主宰割殺膳宰者

熊蹯不熟

公怒以斗擊而殺之

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

支解

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

趙盾趨而再拜

趙盾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

入知其欲諷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

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或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

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

手趨而出

本欲諫盾君以拜謝知

作焉

作慙貌慙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

往殺之

某者本有姓字

勇士入其大門則

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

焉者

則

卷一 輔下

三

於也

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

上其堂則無人焉

但言焉絕語解堂不

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

俯而闚其戶

俯挽頭戶室戶

方食魚

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

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

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

易猶省也

子爲晉國重

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

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

矣

負君也

遂刎頸而死

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

是於車門擊折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靈公聞之怒滋

欲殺之甚

益也

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

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

明者國之力士也

禮大夫駟乘有車右有御者

佗然從

乎趙盾而入

佗然壯勇貌

放乎堂下而立

嫌靈公復

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

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趙

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盖利劒

也子以示我吾將觀劒焉

授吾劒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

欲以推

趙盾起將進劔祁彌明自下呼之

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劔於君所趙盾知

之

由人曰知之自

躊躇而走

躊躇超遠不暇以次

靈

公有周狗

周狗可以此周

謂之葵

犬四尺

呼葵而屬之葵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

而踈之

以足逆

絕其領

領

趙盾顧曰君之

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

甲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

而乘之

疾趨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

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

曰子某時所食

活我于暴桑下者也

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

者明人當趙盾曰子名爲誰

後欲

曰吾君

孰爲介

介甲也猶曰吾晉君誰爲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也

子之乘

矣何問吾名

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

名乎欲令蚤免

趙盾驅而出衆無畱之者

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趙穿緣民衆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也

劍筴

卷十三

下

五

翠帽堂

三百六十六

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

于朝

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

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而立成公黑臀

不書者口以惡夷獯猶不

書剽立

公羊傳

靈臺劒

晉獻公之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

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
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
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
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
忠而使吾行之始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
將死御止之曰夫禍祥妖孽天之道也嚴
恭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
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

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
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
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
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
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
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

劉向
新序

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

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

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嗣而膳于公

姜氏申生母也膳昨之也麗姬易之易猶毒也公將嘗膳姬

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

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也曰君非

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劒死呂氏春秋

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

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

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

苦喪

夫人申生母也

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

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喪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

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醢爲
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
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
者不可試也覆酒于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
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
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爲君君喟然歎曰
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
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

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
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
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
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
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
耳爲寄矣

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也

穀梁傳

楚辭惜誦篇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
而不好

漢東方朔七諫

晉獻惑于驪

姬芳申生孝而被殃

劒反桃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
虎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勦敵之人
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
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
歎曰接一搏貓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
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

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
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
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龜御驂以入砥柱
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
龜頭鶴躍而出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劒而起公
孫接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

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
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
桃挈領而死

晏子春秋

吳賜屬鏤劍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餽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
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
欲于我

欲得吳也

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

早從事焉

從事擊之

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

所用之

石田不可耕也

越不爲沼吳其民矣使醫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

私使人至齊屬以其

子改姓爲王孫欲辟吳禍

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

死

艾陵役也

將死曰對吾墓檟檟可材也

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

越人朝之伐齊勝之

左傳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
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
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癰也

疥癰音介

其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

艾陵

在魯哀公十一年

虜齊高國以歸

國惠子

讓

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
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
請試嘗之貸粟以上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
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
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主王
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
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其託子于
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

人賜子胥屬鏃劍以自殺

史記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闔廬

體德聖明達于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

殺四方之蓬蒿

言子胥佐先王循耕以立者之有耦以成其事

以立

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

敗楚于柏舉而昭王奔隨

今

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遽以念惡

居則

念爲惡于吳

出則罪吾衆

謂吳民離體有所傾之屬

撓亂百

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

制卷

卷十三

輔下

十三

翠帳草堂

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

式用靈神

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劔而對曰昔吾先王

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

遂決計慮

以不

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北曰余令而不違

莫

夫不違乃違也夫不

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

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

正心吳國猶世

繼世

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

以取之

得謂克楚

其亡之也必有以棄之

謂不正其

師復爲楚所敗

用飪援持盈以沒

盈滿沒終

而驟救頃

以時

不失時也

今王無以取之

言無德政

而天祿亟

至

數至

是命之短也貪不忍稱疾辟易

任疾以

見王之親爲越之禽也貪請先死將死曰

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

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

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革而投之

卷之三

國語

卷之三

三

二六十三

吳王伐齊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于上帝垂功用力爲子西結彊讐于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

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于吳則何力
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劔而對曰昔吾前
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于大難
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
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
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
國之命斯促矣貪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
之爲禽貪誠前死挂吾目于門以觀吳國

之喪吳王不聽

吳越春秋

于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
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
極邪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
國宗廟旣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
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
專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
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

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
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于桀紂大王勉之
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
于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
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
至于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
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

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吳今乃忘我定國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
曰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于齊鮑
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
所見子胥把劒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
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
比干爲友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尸
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一
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

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
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
弃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
來往蕩激崩岸于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
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

子胥

傳盛以鸛夷革注曰取馬革
爲鸛夷鸛夷槁形

史記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
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

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于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歿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
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
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
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萬物歸神大
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述蓋子胥
水仙也

越絕
書

吳王太宰嚭旣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
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
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
又復伐齊子胥寧懷強諫沮毀用事微辛
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
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
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
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于鮑氏夫人
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

不用常快快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封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皐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

劉向
說苑

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
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
吳人憐之乃爲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
對吳王曰夫豁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
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
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

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慚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可乎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

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于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以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聞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王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

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
食適飢不費是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
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衲不玄帶劒
以布是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
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不死必
爲邦珪越王句踐衣敝而不衣新行慶賞
不刑戮是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
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
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劒殺申胥髡被離
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

越絕書

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累諫吳王忤旨賜
屬鏤劒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
門以觀越兵來伐吳以鯁魚皮裹吾尸投

于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
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漁
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
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
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馬錄異記

樂毅報書燕惠王晉伍子胥說聽于闔
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
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

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
不同量是以至子入江而不化

楚辭

吳信讒而弗味亡子胥死而後憂

越賜屬鏤劍

越王反國召相國大夫文種而問之吾聞
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
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
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

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
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
子胥于吳王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
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
大王問犯王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
默然不應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
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
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于地

下謀吳之前人于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
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
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越王遂賜文
種屬虛虛當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
宰而爲越王之禽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
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而歾吳越春秋

范蠡去自齊遺大夫文種書曰蜚鳥盡良

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狡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三

學集堂

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子何不
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
王乃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
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

史記

淮南子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爲之
報怨雪耻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
而身伏屬鏤劔而死此皆達于治亂之

機而未知全性命者也

鄒陽上吳王

書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
遂誅其身

僞授劍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

可

藐叔孫氏之族也
藐音邁又亡小反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

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叔孫家臣武
叔之黨射音石

公南

爲馬正使公若爲邠宰武叔旣定使邠馬

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

武叔之圉人

吾

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

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僞爲

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未授之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

我乎

見劒向已逆呵之縛諸殺吳王亦用劒刺之刺七亦反

遂殺公

若

九傳

劒怒食馱馱

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

以駃騠

駃騠駿馬也蘇秦雖有說而史食以珍奇之味史記鄒陽傳

杜郵劍

秦昭王攻邯鄲欲使武安君代王陵將武
安君終辭不肯行乃使王齕代之秦軍多
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
秦王聞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
篤應侯請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爲士伍
遷之陰密

屬安定

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

杜郵

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

秦王乃使使者

賜之劔自裁武安君引劔將自剄曰我何

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

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

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

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

鄉邑皆祭祀焉

史記

渭水之北有杜郵亭咸陽十七里今名孝

望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慙尹
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劒處也

水經注

太史公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
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
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
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
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
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

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
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
遂賜劔死于杜郵

晉潘岳西征賦索

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
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
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弗納反推怨以
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刎首差
主闇而臣嫉禍于何而不有

嘗饋賜劔裁

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惲後毋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怒遣司馬錯賜惲劔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冤枉死

使使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爲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

之

華陽國志

縮劍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

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

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

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

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曲不正也合于趙

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

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惡牧

也之王令人代使趙慈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

倉數數列其罪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爲壽

于前

王上趙壽

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緹

名牧

病鉤

短鉤

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

起居不敬王起居也

恐懼死臯于前

不敬者其臯死

故以死懼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

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

摑

摑就也蓋爲木接手可

纏之以布願公

入明之韓倉曰受命于王賜將軍死不赦

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

拜賜死之命

縮劍將自誅

縮當作縮集善引也

乃曰人臣不得

自殺宮中過司馬門

宮門

趨甚疾

此言殺之知禮也而

史言殺不受言得斬之也

出諺門也

別

也

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啗劍徵之

于柱以自刺

口啗劍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爲驗也

武安君

死五月趙亡

戰國策

沙丘詐劍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長子扶

則夷

卷十二 趙下

五

翠樓真堂

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

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韓士隱姓

名遺秦將章邯鄲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王

第十八子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令趙高

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

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李斯相與謀詐爲

受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

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

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
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
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
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
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殺將軍恬與扶
蘇居外不臣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共
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
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于上郡使者至發

劍筴

卷十三

輔下

丰

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
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
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
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
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
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于陽周

屬郡
史記

劍盼

鄒陽旣被譖于梁王王繫之獄乃上書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夜
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也前
布衣家居之士身在貧羸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于當世之君人主
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

史記本傳

唐王維詩

白首相知猶按劍朱先達

笑彈冠

李白詩越客采明珠提携出

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
按劔懷珪空長吁魚目復嘲哂寸心增
煩吁

劔叱

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陳蕃以
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
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委用于蕃蕃與后
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

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

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

嬈音乃反

中常侍

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謂其志可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

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

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

與蕃相迂

迂猶遇也

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

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

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

月之間費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

爲棟梁柱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

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

重送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宮騶

騶音騶

也士騶跋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

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

後漢書

劔踊德陽殿

竇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

音允

許允豫不定也

故事又不發于是以朱寓爲司隸

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

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

颺

立音

送北寺獄陳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

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

史祝璿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

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

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

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

罪帝當盡見族咸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

太后廢帝爲人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
者長樂從官史其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
其盟誅武等嘗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
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
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縗信閉諸禁門

原自衣軼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
下後門案姓名當人者本官爲封縗傳審

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
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送北寺獄收尹勲

山米米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

後漢書

不及劍

孫峻謀置酒誅諸葛恪恪將見駐車宮門

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洩自出

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復當具

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荅曰當力入散騎

常侍張約朱思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

常疑有它故恪省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

滕裔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裔不知峻計謂
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已至
門直當進恪踟躕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
坐設酒峻因曰使君疾未善乎當有常服
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則飲所贄酒數
行亮還入內峻起如廁着短服出曰詔取
諸葛恪恪驚起杖劔未及而峻亦交下

吳志

築鑲追劔

劔筴

卷十三 輔下

五

子健草堂

北魏高肇性既兇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
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彭
城王勰固執以爲不可肇于是屢譖勰于
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
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
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
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
言之世宗訪之于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

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
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
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
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
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
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
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

劍笑

卷十三 輔下

三

翠微堂

二十七

珍將武士賁毒酒而至勰曰吾忠于朝廷何罪見殺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已珍曰至尊何復可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襚裹尸輿從屏門而出載尸歸第云王因飲而夢勰妃李氏司空

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埋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于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旣有大功于國無罪見害百姓冤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
九旒虎賁斑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

涼車

魏書

夢執劍

宋僞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
翊萬年人也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
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
關中有浮陀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

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
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
師禮高乃策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
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魏虜託跋燾僭
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枉請高同
還僞都旣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
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
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

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
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
大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
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
盖高誠感之力也

梁高僧傳

德宗賜渾氏劍

予嘗於渾氏見德宗所賜詔書金鉞雜詔
數命其二奉天詔也一曰今賜卿劍一口

上至天下至泉將軍裁之一曰今賜卿筆
一管空名補牒一千紙有立功將士可隨
大小書給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馬希倩奏
來朕今與卿訣矣鉞樂鐸無柏金彩尚有
畫像少年表生也與蒲中□水異侍立彩
抱胡須人表生善射郝將軍渾咸寧少給
事汾陽未嘗憚勞汾陽在軍中咸寧席未
下夜中酒溺罷必溫汾陽問之對曰向挾

劍策

卷十三 下

堯

茅徑草堂

六廿

以請寢汾陽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

法

畫墁
錄

挺劍

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
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鶡總角弊衣執
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
彈之又嘗賞花于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
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

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鋏撾殺王親吏將佐
無敢言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
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強飲
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
淮軍于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
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
幄夏貯于幃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
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

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
出妻陶氏拜之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
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已擊悍馬下
廐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
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
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
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障
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瑾曰婢

十八日與大事以知訓首擊桂挺劒將出
城使翟處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
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
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刎

唐關史

劒登壇

南渡主將祀圜丘前三日中書舍人鍾允
章率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
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劒登壇允

章叱之彥真驅入宮告允章欲于郊祀日
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
清宮使龔澄等其証之以彥真言爲然乃
收允章繫合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
薛用丕祿治之

五代史